

秦简目书集释

卷之二

岳麓书社

吴小强 撰

王水德等著《秦简集释》一书，是继《秦简集注》之后，又一部全面研究秦简的学术著作。该书对秦简的整理、考释、研究，都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对于推动秦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秦简的整理与考释、秦简的年代与性质、秦简的地理分布与文化背景、秦简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秦简的法律与行政制度、秦简的文学与思想文化、秦简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等。

该书的特点在于：一是对秦简的整理与考释，既注重实物的整理，又注重文字的考释，力求做到实物与文字的统一；二是对秦简的年代与性质，既注重实物的年代与性质，又注重文字的年代与性质，力求做到实物与文字的统一；三是对秦简的地理分布与文化背景，既注重实物的地理分布与文化背景，又注重文字的地理分布与文化背景，力求做到实物与文字的统一；四是

对秦简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既注重实物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又注重文字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力求做到实物与文字的统一；五是对秦简的法律与行政制度，既注重实物的法律与行政制度，又注重文字的法律与行政制度，力求做到实物与文字的统一；六是对秦简的文学与思想文化，既注重实物的文学与思想文化，又注重文字的文学与思想文化，力求做到实物与文字的统一；七是对秦简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既注重实物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又注重文字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力求做到实物与文字的统一。



秦简日书集释

吴小强 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简日书集释/吴小强著,一长沙:岳麓书社,2000

ISBN 7-80665-034-2

I. 秦… II. 吴… III. 云梦竹简—竹简文—注释

IV.K87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214 号

责任编辑 蔡剑钦

封面设计 胡 颖

秦简日书集释

吴小强 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富润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70,000 印数:1—1,500

ISBN7-80665-034-2
G·189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河西黄泥河 邮编:410013

目 录

序一	黄留珠	(1)
序二	孙雍长	(6)
绪言		(13)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20)
除	(20)	归行	(95)
秦除	(27)	到室	(96)
稷辰	(34)	生子	(100)
衣	(42)	人字	(106)
玄戈	(45)	作女子	(108)
岁	(57)	吏	(111)
星	(61)	梦	(121)
病	(70)	诘	(128)
啻	(77)	盗者	(149)
室忌	(80)	衣	(162)
土忌	(81)	土忌	(165)
作事	(83)	门	(168)
毀弃	(84)	反枳	(173)
直(置)室	(88)	马裸	(175)
行	(93)		

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180)	
除	(183)	
	除室	(216)
秦	(189)	
	裘	(219)
木日	(195)	
	初寇(冠)	(219)
马日	(195)	
	寄人室	(219)
牛日	(196)	
	行日	(221)
羊日	(196)	
	行者	(221)
猪日	(197)	
	入官	(221)
犬日	(197)	
	行忌	(222)
鸡日	(198)	
	行祠	(222)
正月	(203)	
	行行祠	(223)
官	(204)	
	□祠	(223)
三月	(204)	
	祠	(224)
四月	(205)	
	亡日	(225)
五月	(206)	
	亡者	(225)
六月	(206)	
	见人	(227)
七月	(207)	
	有疾	(233)
八月	(208)	
	病	(235)
九月	(208)	
	梦	(236)
十月	(209)	
	家(嫁)子□	(240)
十二月	(210)	
	不可取(娶)妻	(241)
人日	(214)	
	入官	(246)
男子日	(214)	
	生	(247)
室忌	(215)	
	失火	(253)
盖屋	(215)	
	盜	(254)
盖忌	(216)	

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	(259)
附录一：《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 《日书》研读班	(291)
附录二：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新探	吴小强 (312)
附录三：近年来秦简《日书》研究评介	张强 (350)
后记	(366)

序　　一

——探索秦简《日书》奥秘的向导

黄留珠

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为世界所仅有。如何使这笔巨大的文化遗产，突破专家学者研究的小圈子，被更多的普通人所了解、所接受，显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极为艰巨的工作。这需要专家学者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虽不能说一定要做到妇孺皆知，但起码让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们一看就懂。这方面，把古籍（传世的和新出土的）今译，是最常见也最便捷的一种途径。过去不少著名学者都曾对此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出现了一批学术水平高、可读性强、雅俗共赏的佳作，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吴小强的《秦简日书集释》，即是沿着这条道路，为普及古代典籍而奉献给读者的一部具有尝试性的作品。

《日书》是古代一种以时、日推断吉凶祸福的占验书；掌此占术之人称为“日者”，《史记》有《日者列传》，专记他们的活动。本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相继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中发现了《日书》竹简，从而使我们对这个

神秘世界有了直观的了解。由于《日书》的内容涉及到时人衣、食、住、行以及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因此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就大大超出了其本身数术书的范围。近年来，秦简《日书》受到学人普遍的重视，研究者在这块几乎是处女地的领域内，大显身手，从而把秦史、秦文化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不过，在众多的《日书》研究成果中，至今还没有一部具有导读性的通译作品，这对于《日书》的普及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秦简日书集释》的出版，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我有幸在《秦简日书集释》付梓前拜读了作者的手稿，觉得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著作。作者为该书预先设计的目标——“吸收各家版本之长，兼容学术性与通俗性、科学性与可读性于一体，为普通的中国文化爱好者提供一部可信易懂的秦简《日书》现代汉语读本”——应该说已圆满实现。其值得称道之处，约有以下几点：

一、全书由“释文”、“注释”、“译文”、“述论”四部分组成，结构独树一帜。大家知道，以往整理简牍，只是作出释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大胆突破传统，将整理工作扩展为“释文”、“注释”、“译文”三部分。《秦简日书集释》则进一步有所创造，在秦简整理小组设计的三部分之外，另加“述论”——即对《日书》一章或若干章内容作概述、评论，反映中外学术界对有关专题的最新研究成果，阐述作者对《日书》的理解与认识。作者指出说：“述论形式受《史记》‘太史公曰’的启发，并针对《日书》性质与特点而设置，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日书》内涵，沟通古人与今人、专家与普通读者之间的思想。”这样由四部分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结构形式，为简牍的整理与普及提供了一种新模式。

二、书中《睡》简《日书》的“注释”，虽基本上照录秦简整理小组的成说，但并不为其所囿，而是有所损益。大体说来，分三种情况：一是增加注释。如甲种“毁弃”章，小组原注二，现注增加为五。二是对原注补充。如甲种“行”章“夫妻同衣”句，小组原注仅对“衣”作了解释，现注则不仅解释了“衣”，而且指出了“同衣”的四解，在此基础上说明“夫妻同衣”即夫妻交合作爱。这样现注较原注内容便大为丰富，解释也更加直白，使读者易于理解。三是对原注简化。如甲种“生子”章“不女为医，女子为也”句，原注多达43字，现注简为16字。经过如上处理之后，注释与全书内容更为契合，更加协调统一。同时，这也表明作者治学的认真、谨严，体现了一位严肃学者应有的学风。书中《放》简《日书》的注释，系作者所加，其与《睡》简《日书》注释，在风格上基本保持一致，十分难得。

三、《日书》因其众多的占卜用语，显得晦涩难懂，今译难度较大。而本书的译文，以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所做的秦简译文为准绳，采用大多数学者所遵循的直译法，语言质朴流畅、简洁明快，具有较高的质量。众所周知，近若干年来，白话古籍走俏市场，而粗制滥造现象相当严重。我曾看到一部权威主编的书中，竟把《后汉书·乐恢传》“常俯伏寺门，昼夜号泣”一句，译作“爬伏在寺院门前，求神庇佑，昼夜号泣”。这位译者，显然不知秦汉时“寺”指官衙，而非寺庙。像如此缺乏最起码古史常识者，也居然敢舞文弄墨，公诸于世，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也！在《秦简日书集释》这部书中，此类今译的硬伤，是绝对找不到的。

四、本书虽为普及性读本，但却是作者以本人长期对《日书》的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所以根植很深，绝非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本书作者自 80 年代中期便开始从事《日书》研究，多年来坚持不懈，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目前研究秦简《日书》比较突出的青年学者之一。作者有感于“截止目前还没有出现一部秦简《日书》的现代汉语译本”的缺欠，立志完成这部雅俗共赏、内外咸宜的《秦简日书集释》。这种以研究为基础的普及，自然是高质量的普及，是最应提倡的普及。

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任何一部著作也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如果本书作者能把目光再扩展一些，除了运用二重证据之外，还能注意民族调查的材料——起码应广泛吸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高明、张纯德的《秦简日书“建除”与彝文日书“建除”比较研究》（《江汉考古》1993 年第 3 期）等——那末，本书的水平肯定会更上一层楼。再者，书作者以本人研究为基础来作学术普及工作，固然是一大优点，但实际操作中也极易出现偏颇，即对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成果集中的地方，容易侃侃而谈，相反对自己研究的薄弱环节，则每每采取某些回避的做法。如此扬长避短的结果，就略显“偏”而不是“全”了。当然，这些仅是读了这部书稿后的一些直觉，不一定正确，供作者及读者参考而已。

我和本书作者相识于 80 年代中期。当时，他在我们研究室举办的研究生班学习。研究生毕业后，他的工作虽几经变动，但始终心向秦汉史，心向《日书》研究，矢志不移，执着以求，精神极其可贵。他曾参加我主编的三部书稿的撰写工作，每次都以交稿准时、质量上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6 年，他调入广州师范学院，倾心教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承担繁重的教学和其它工作之余，又迅速完成了这部《秦简日书集释》，足见其治学的勤奋与刻苦。我相信，他的这部书作为探索秦简

《日书》奥秘的向导，是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的。同时，我更相信，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作者的《日书》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应作者之约，写了以上的这些话，是为序。

一九九七年教师节前夕于
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

序二

孙雍长

吴小强先生的《秦简日书集释》是我国目前为止研究秦简日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说是“集大成之作”，并非仅仅是指这部书将自“日书”出土以来所有对“日书”语言文字之校勘、诠释的成果进行了有所裁断、取舍和提炼的“集释”，更重要的还是指这部书全面、系统、深入地从历史学、社会民俗文化学的角度对“日书”的文献价值作出了精到的揭示、分析和评议。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秦简“日书”，包括了1975年冬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所出土的秦简中的“日书”甲、乙种，和1986年4月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秦墓所出土的秦简中的“日书”甲、乙种。睡虎地秦简和放马滩秦简的出土问世，无论是对我国战国时代秦国的社会历史，还是对我国先秦时代的汉语言文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然而，在秦简出土以后，学术界高度重视的主要是竹简中的有关政事、法律等内容的部分，而“日书”却一度被冷落。后来幸有林剑鸣先生组织、举办“日书”研读班，指导一批中青年学者对“日书”进行认真研读，才有了对“日书”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和系列成果。本书作者吴小强先生即是当时“日书”研读班的成员之一，而现今出版的这本《秦简日书集释》，便是吴小强先生自尔以来

长期钻研“日书”的丰硕成果之结晶。

“日书”一度被冷落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日书”只是一种古代“日者”替当时社会中下阶层人们占候时日、推演吉凶的工具书，其内容多为主观唯心的迷信成分，其肤浅与不经性不言而喻，似乎不值得为之作认真的研究；另一方面则在于，“日书”简文既俚俗又古奥，古字、俗字、讹字、夺文、衍文等在在皆是，加以涉及到大量复杂的古天文、历法知识而难以卒读，难以卒读因而也就似乎不必去“卒读”。而《秦简日书集释》之出版，恰恰从这两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正面解答。“日书”作为古代“日者”所使用的择日手册，“虽为迷信之物，但其中却隐涵着大量社会生活的珍贵信息，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①。“不错，《日书》大部分是谈论鬼神迷信的。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日书》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产物，而是秦国社会历史在人们头脑中的曲折的反映。因此，当把《日书》细细通读以后，我们看到了秦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宗教、鬼神观念，看到了支配着这些观念、意识的风俗习惯、阶级关系以及经济活动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日书》是公元前3世纪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②正是吴小强先生的《秦简日书集释》，以其对《日书》释文简约而精当的校释，确切、流畅而明朗的翻译，再加以兼收、融化中外学者对《日书》有关种种专题最新研究成果而作出的“独具慧眼”的“述论”，才使得这面秦国社会的镜子清晰地展放在我们的面前。

其实，“日书”的研究价值不仅仅在历史学、社会民俗文化学方面有其不可否认的地位，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同样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注意到，“日书”（尤其是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存

在着大量的古字^③，例如“入”之为“内”（“内”者纳也）、“兑”之为“说”（“说”者释也、除也），“兑”之为“锐”、“燔”之为“擊”（“擊”谓抵触、乖戾），“莫”之为“暮”、“生”之为“牲”又为“眚”、“取”之为“娶”、“家”之为“嫁”、“胃”之为“谓”、“哥”之为“歌”、“又”之为“有”、“台”之为“始”、“此”之为“蹠”、“羊”之为“祥”、“禹”之为“遇”、“虧”之为“獻”、“斂”之为“懨”又为“徽”、“辟”之为“璧”又为“臂”、“黍”之为“漆”、“酉”之为“酒”、“土”之为“社”、“寿”之为“祷”、“直”之为“置”、“𠙴”之为“陷”、“冬”之为“终”、“要”之为“腰”、“相”之为“霜”、“奴”之为“怒”、“正”之为“政”、“匱”之为“陋”、“奇”之为“踦”又为“倚”、“昔”之为“藉”、“景”之为“環”、“鼎”之为“謨”、“人”之为“仁”、“票”之为“飘”、“丈”之为“杖”、“夭”之为“妖”、“寺”之为“持”又为“待”、“屈”之为“掘”、“央”之为“殃”、“更”之为“梗”、“西”之为“洒”、“勿”之为“忽”、“脩”之为“蒲”、“康”之为“糠”、“气”之为“饩”、“若”之为“筭”、“便”之为“鞭”、“延”之为“涎”、“星”之为“腥”、“漏”之为“漏”、“路”之为“露”、“最”之为“撮”、“果”之为“裹”、“曷”之为“過”、“到”之为“薦”、“希”之为“稀”、“反”之为“坂”、“我”之为“娥”、“敬”之为“警”、“皆”之为“偕”、“困”之为“闔”、“召”之为“招”、“爰”之为“摇”、“恩”之为“聰”、“叔”之为“菽”、“桀”之为“傑”、“臧”之为“藏”、“穀”之为“饗”、“蓼”之为“瘳”、“立”之为“位”，等等。这类古字的使用，对于我们研究汉字通过“转注”法即加注意符的方式而孳乳发展的演变规律无疑提供了大量佐证材料。“日书”中还保存了不少汉字的古义，例如“禾”为“百谷之总

称”、“𠂔（佸）”之训“至”、“臭”之训“香”、“字”之训“生育”、“穀（穀）”之训“善”、“身事”谓“兼职”、“述”之训“道”、“中”之训“内”、“糞”之训“除”、“尸”之训“夷”、“字”之训“居”、“皮”之训“析”（“析”谓剥离）、“间”谓“疾病小瘥”、“屏”谓“厕所”、“同衣”谓“男女交合作爱”、“夬丽”谓“分离”（“夬”之言“决”、“丽”之言“离”，“夬丽”犹今言“诀别”也）、“而”之训“则”、“歟”为语词“也”、“葉”读为“世”而“世”之训“辈”，等等；还有大量通假字的用法，例如“毋”读为“无”、“惠”读为“勇”、“等”读为“寺”（“寺”者嗣也），“壘”读为“尔”、“常”读为“裳”、“邈”读为“猎”、“契”读为“洁”、“童”读为“动”、“弩”读为“怒”、“囊”读为“攘”、“端”读为“段”（“段”谓椎物），“状”读为“戕”、“商”读为“章”、“骄”读为“高”、“英”读为“殃”、“古”读为“腒”（《说文》肉部“北方谓鸟腊曰‘腒’”），“择”读为“释”、“音”读为“帝”、“蔡”读为“祭”、“桔”读为“结”、“旗”读为“箕”、“耐”读为“乃”、“姓”读为“眚”、“精”读为“青”、“冬”读为“中”、“酢”读为“作”（“作”之训起，谓起於床第，病愈之称也），“熹”读为“禧”、“暘”当为“暘”、“暘”读为“邊”（“邊”，远也），“考”读为“巧”、“五”读为“语”、“向”读为“闻”、“恙”读为“祥”、“有”读为“又”、“间”读为“奸”，等等。凡此之类，于训诂学、音韵学之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除了大量古字以外，“日书”中还存在着不少先秦时代的俗字，例如“光”之作“𠂔”、“辖”之作“寓”、“癰”之作“痒”、“顾”之作“顛”、“覺”之作“聾”、“敲”之作“憲”、“孕”之作“匱”、“𡇗”之作“寢”、“宅”之作“塚”、“釋”之作“釋”、“牲”之作“牲”^④、“𦵹”之作“𦵹”、

“眉”之作“翫”，凡此之类，无论是对于传统文字学和俗文字学的研究，还是对于字典的编纂，也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判断系词“是”的产生和使用，一直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而在秦简“日书”中“是”字作为判断系词的用法则已多处出现，如“是是棘鬼在焉”、“是是匱鬼狸焉”、“是是恙气处之”、“是是饿鬼”、“鬼恒召人出宫，是是遽鬼”等，其研究史料价值也都显而易见。应当承认，秦简“日书”中以上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种种研究成果及其史料价值的展现，与“日书”的研究者尤其是吴小强先生的“集释”工作有着直接的、密切而不可分割的关系。仅从这一点来说，《秦简日书集释》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秦简日书集释》是作者吴小强先生在十余年中甘耐寂寞、潜心研习、广征博引、自出机杼而著就，绝非“才气”型“学者”剪剪贴贴化为已有再饰以空泛“理论”炫惑於人之作所可同日而语。在当今真正学术著作出版维艰之日，岳麓书社社长夏剑钦先生未尝犹豫，毅然决定出版此书，实可谓慧眼独具、“仁心”可钦。是书出版问世，我十分荣幸地作了一点联络工作。因为我与夏、吴二人均始于“布衣之交”：1982年6月我由北京到了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工作，不久即认识了在岳麓书社任编辑工作的夏剑钦先生。无论於治学、於世人世事，我们都颇能言谈合契。不久我们又合作编写了一本小书——《三湘纪胜》。因为他小我数岁，而且精神面貌比他实际年龄更显得年轻，所以我一直称他为“小夏”。尽管他后来当了社长，当了编审，无论是当面还是在穿越关山阻隔的电话中，我仍然还是习惯以“小夏”相称，除非偶尔想与他开玩笑，才用一种戏谑的口气喊他一声“夏社长”。1986年5月，我由广东五邑大学应邀调至广州

师范学院工作，在人事部门报到时，见到并从此相识了也刚刚由西安南下谋职调至广师的吴小强先生。因为我们都是“打工”来的“北佬”，而他更比我年轻，所以开始我也习惯地称他为“小吴”。只是因为学校环境让我们都是置身在“莘莘学子”中，所以不得不以职业头衔“吴老师”相称。南下以来，我看到在高等学府中与社会上一样十分“尊重”官位头衔，所以当吴小强先生在他的职务中带了个“长”字后，在公众场合我又称他为“吴处长”了。不过，我主动帮他联系出版《秦简日书集释》，决非出于什么迎合之心，而是深深觉得此书实在应该出版问世，不应让作者十余年的心血结晶“束之高阁”，更不应让学术界因为见不到这一本严肃的、真正的学术专著而有所欠缺；如果我觉得“吴处长”不学有术、只是一位喜欢、一位需要迎合的“长字号”，在我的内心深处里只会是一种鄙夷之情。然而实际情况是，我深深感觉到吴小强先生没有“官气”，没有“官架子”，在他的骨子里依然荡漾着学者的纯和冲虚之气，更没有那种可恶可悲可当反当革的“官习”、“官性”。所以我才乐意为他的著作之出版牵线搭桥，所以我才把他的著作推荐给我的始于“布衣之交”的好友——“小夏”“夏社长”。

在《秦简日书集释》即将付梓之时，吴小强先生要我写一篇“序”，倒真让我汗颜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的著作写过序，从来都是我请别人替“拙著”写序。在无法推辞、一口气读完吴先生的书稿之后，我却一发而不可止地写出了以上的一些由衷之言。这实在算不得是“序”。

2000年4月29日於羊城